

漆木团扇

团扇起源于中国,又称宫扇、纨扇,是中国汉族传统工艺品及艺术品,形制为圆形有柄,象征团圆友善、吉祥如意。它最早出现于商代,起初是帝王外出巡视时遮阳、挡风、避沙的工具。西汉以后,扇子开始用于纳凉。到了东汉,扇面材质多从羽扇改为丝、绢、绫罗等织品,以便进行绣画装饰。

散落徐州的
民间艺术

一把漆木团扇
绘千年风华

本报记者 吴一凡



上漆。



贴金。



绷扇面。

●受访人

王衍,1988年生,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专职教师,讲师。毕业于徐州师范大学(现江苏师范大学)美术学院,2007年开始学习制扇技艺。他坚持科研创新,数十年深耕技术革新与高新材料应用,致力于将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学实践,进一步完善了漆木团扇的制作技艺,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制扇工艺与艺术特色。

清风徐来
扇起千年风华

团扇自古便是东方美学的灵韵载体。西汉才女班婕妤曾咏叹“裁为合欢扇,团团似明月”,自此,这轮“明月”便照亮了中国两千年的艺术长河。

魏晋时期,团扇成为士族风雅标配,在宽袍大袖间摇曳生姿;唐宋盛世,它在宫廷画师笔下绽放光彩——宋徽宗《枇杷山鸟图》团扇至今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,绢本笔墨与扇骨曲线共同诉说彼时繁华。

明清两代,团扇从宫廷走向市井,苏杭竹骨细扇、岭南葵扇、川渝棕竹扇竞相争艳。江南文人墨客于素面团扇题诗作画,让扇面化作“流动艺术馆”;北方则融入民间工艺,添几分质朴与刚健。

在这百花齐放中,徐州漆木团扇走出独特传承之路:不以江南竹为骨,而以北方硬木为架;不追求苏扇轻盈透薄,却以大漆工艺营造深邃厚重。漆艺流淌七千年,从河姆渡朱漆木碗到楚汉漆文化繁荣,始终见证中华文明演进。徐州作为两汉文化核心,早在公元前便积淀深厚漆艺传统:狮子山楚王陵漆器残片仍见当年彩绘绚烂;北洞山汉墓漆木遗迹更印证漆艺辉煌。

当千年漆艺与团扇相遇,便催生全新艺术形态——非简单器物结合,而是北方浑厚与南方灵秀的美学融合。木胎温厚承载岁月,大漆深邃映智慧,贴金璀璨与手绘清雅相得益彰:既保留北方庄重,又融入南方精细;既有青铜器般凝重,又不失文人书卷气。徐州漆木团扇,由此在南北交汇之处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。



王衍正在教学生绷扇面。



精美的漆木团扇工艺品。

少年执扇

水墨绘古韵汉风

历史车轮滚滚,传统团扇工艺在工业化浪潮中一度式微。王衍,漆木团扇制作技艺第五代传人,甘做“守夜人”。

“我总记得小时候母亲灯下做扇的背影。”王衍回忆,“她不仅是幼儿园老师,更是我非遗路上的启蒙者。”童年种子让他考入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,系统临摹宋人花鸟,思考“如何将平面笔墨转化为立体扇艺”。毕业后,他入职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,课余仍潜心钻研漆木团扇。

初学大漆,他严重过敏,“手臂痒得睡不着”。贴金更考验心性,“薄如蝉翼的金箔,制作时一次手颤,便可能前功尽弃”。为做扇柄,他从选材学起,研究木料的肌理与收缩率,在无数次打磨、上漆中“读懂”木头语言。“传统手艺不苦,当你看到朴素木头在自己手里有了生命,那种喜悦无法形容。”

如今,王衍每日与漆为伴、与木相守。大漆已成最熟悉伙伴,金箔亦在指间温柔贴合。“漆木团扇是门手艺,更是一种修行。它教会我敬畏传统,也让我明白:真正的传承,是把祖辈智慧用当代语言说给未来听。”

一扇清雅

匠心传技艺

“扇面虽小,可纳山河;扇骨虽轻,可载文化。”在学院工作室,王衍把教室变成“新窗口”。2016年,他创办“漆木团扇社团”,开设选修课,让古老技艺在年轻一代手中复活。

社团里,传统贴金与现代设计碰撞,古画纹样与当代美学对话。师生共研“碳纤维+木头”复合扇框,既保留木料的温润,又解决变形;引入数控技术,仍坚守贴金、上漆等核心手工。“非遗不能只做博物馆展品,必须活在人们的生活中。”王衍带学生走进社区、非遗市集,让漆木团扇成为书房陈设、节日赠礼的工艺品。曾经课堂里的手作,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进更广阔世界。

“一轮明月照千年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王衍说,“我手中的每一把漆木团扇,都承载着千年月光。”当现代审美注入传统形制,新材料与古法大漆完美融合,那轮照耀中国两千年的“团扇明月”,正于当代匠人掌中焕发更璀璨的光华。

▲王衍正在上漆。



漆木团扇。
本报记者 何昌键 摄